

弗考軒文集

冬亢著

原出版社

弗考軒文集

冬亢

原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考轩文集/冬亢著

—太原: 原方出版社, 2009.6

ISBN7-80722-181-8

I. 弗...

II. 冬...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3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657 号

原方出版社

(太原市井州北路 24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06 千字插页: 2

2009 年 6 月太原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题 记	1
默默人生故乡情	墨 瑶 2
西 瓜	5
药 香	9
车 夫	13
亲 戚	18
迟来的勇气	21
大口井轶事	27
三人行	29
“偷袭”	33
秋雨小店暮	35
“三点”局面	41
偿 还	46
回 门	51
沉重的选择	56
卖 菜	72
掌声，是对他最大的理解	76
高半人	79
弥 补	103
终年不懈	105
背负青天	112
人 患	119
师 生	124
汽车北去	128
韩 办	131

春天里的故事·····	145
卖鸭子的那侑子·····	148
新上任的大队长·····	152
拜年·····	156
儿子·····	161
金山牛集·····	164
姑娘之死·····	165
名僧的圆寂·····	169
净土，就在实地上·····	173
盲僧录·····	179
工棚内外·····	189
毡鞋·····	194
儿子和沙子·····	198
刽子手和剃头匠·····	201
赵江复仇·····	203
送帽子·····	206
撒豆子·····	208
小炉匠中头彩·····	210
钱袋·····	212
卖花·····	215
招婿·····	217
熊趣二题·····	219
魏三巧·····	223
搬家·····	226
照相·····	228
捞秤砣·····	230
吃“货儿”·····	231
不戴高帽·····	234

随礼	235
断纸	236
安慰	237
高考始末	245
七夕	257
愧悔	262
梨香	265
“辅导”	269
石碾的兴衰	272
李东续其人其文及其事	安继业 275

题 记

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笔者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历程，其间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作品不下五六十篇。为使其不致湮灭失传，现觅简寻篇，将它们编成一集。

《诗·唐风》《山有枢》篇有句：“子有钟鼓，弗鼓弗考”，遂以《弗考轩文集》题其名。

笔者自知浅陋，故绝无将作品传世之望，只是有感于近时“出书”风热，歌星笑将，卷帙干云，多难卒读；于是手痒难耐，不甘寂寞，也来它一下，将文稿付梓，只为将名男名女之一统天下戳一个小窟窿也。

文集既出，当有众口哢哢，或誉或毁。于誉我者，我自知没有那么好，夫虚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惟有选择沉默；于毁我者，我自知没有那么坏，夫止谤莫如不言，我仍然选择沉默。

斯文或有传，当待百年后。

寥寥数言，爰为短引。

冬亢 20090516

默默人生故乡情（序言）

墨瑶

东续（冬亢）结集出版一生笔耕，约我写几句话。我不能推卸，原因很直接：我们有旧情。仅此而已。

俗话说，满腹文章不疗饥。我却以笔为活以写为业，大概此生不会再选择别的手艺了。年近古稀，四望流尘，茫茫人海，过眼云烟，毕生许多慨叹。

东续是我由自由写稿到堂皇步入文坛所识之人，而且印记颇深，故而不用读文，便可随笔流露许多真情，可谓知人知文矣！

乐亭文艺创作组原属文教局，后来移到文化馆，创作组也随变隶属。当时急需创作人员，听说南乡有个叫李东续的，写得不错，“老三届”出身，现在家务农。我便下乡看了他，也读了他的文章。人，其貌平平，言语不敏，似有战战兢兢之态。文章却与人有些反向。那是1983年左右吧，可以想象当时的文风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当年能看见一个业余作者，有那样的笔力和那样的见识，使人惊奇不已。

几经周折才把东续调到创作组。记得和他同来的还有杜士林、贾伟林、刘庆文（刘卯钊）。这几个人写作各有其长，工作都很尽心。

对于李东续的调入，方方面面余悸颇多。原因是他在文革中曾因写作受过冲击，当时还未拨乱反正，作为一个文化馆的主管副馆长，从工作出发，我为东续的聘用尽了一点力。

后来，我离开了文化馆，组建文联，东续随我参与筹建，被选为文联常委、文协主席。再后来，他参加文化站干部考试，被录用为于坨乡文化站专职干部，算是有了出息，尤其是在写作

上，如春蚕吐丝一般，显现出成绩。不过，我们还能常常见面，和东续也常有文字上的交流和鼓励，我创办的《潮音》杂志常约其稿。

世上没有持久不散的宴席，日月如潮，人事更动乃为常事。直到我离开文联，离开了乐亭，与东续则天各一方了。

东续后来罹患脑疾，身体不好。我去乐亭时总打听他的情况，但一直没能见面。光阴不饶人，现在他也退休了。

东续是个与世无争的性格，自知尺短丈长的道理，这与家庭教育很有关系。安守本分，平庸劳作，以供淡泊。大言之，这亦是乐亭人文底蕴所造就。知足常乐，能忍自安。

后来，我也曾读过东续一些短小文章，自觉其风格仍未变。

东续为文言简意赅，叙事搜孤节素，提韵冷峻，不事粉造，贴近百姓。言如心声，斯文如斯人也。

东续还有一特长，因为古汉语基础稍厚，且自幼浸润古体诗词，又深为理会，他的古诗古诗词，字锤句炼，平仄规范，格律森严，这是其难能可贵的。

这本集子，体例不一，是他故意而为。内中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还有民间故事一览于一筐。我观之，虽然文体有别，但其文风亦无二致。《弗考轩文集》古今相融，虚实互济，别具才气。我忽然想到一百五十年前，乐亭北乡有个宁长年，幼因痘疾而瞽目，但才情横溢，矢志弥坚，著有《芝亭诗草》，流传于世。试想一百五十年后又如何评价冬亢呢？

东续把鼎盛之年全泼洒于文化，不论是在文化馆，还是在图书馆，耳濡目染的全是文化，业余时仍不间断笔耕，这是一个县级文化人大体如影随形的样子。

我说，你还可以写呀！他说，不能了，脑子不好使了。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小的悲痛。

我检察思想，还是传统的。虽然我有许多悖于传统的理念和

作品，甚至排斥许多“时尚”，苛求一种返璞归真。我觉得东续的平和和“现实”是我所没有的，乐亭话叫做“一老本等儿”，个体化的平民心态，指导了他一生的处世为人。

东续是有天赋的，历史背景及家庭的影响从正反两方面造就了他。平安一生，默默耕作，这样的结果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本小册子，并不能辉煌东续的人生，却可以折射出许多文化哲思与邑乡共享。比如文章与人品，事业与柴米油盐，忍让与进取，饮食与男女，真诚与虚伪，平庸与望达，挑战与安分，精神与物质，健康与养生……不尽枚举。

拙思一联，为桑梓梨枣作贺：

野鸟有声，开口劝君晴方好

山花无语，点头含笑不须忙

是为序。

己丑初夏吉旦

西 瓜

偌大一个集市上，摊贩星罗棋布。他拨开熙来攘往的人群，从集头走到集尾，又从集尾走到集头，目不斜视，耳不旁听，连细细的一根菜叶也不肯放过眼睛。但是，他真地失望了；因为：集市上没有西瓜。

这也是早在意料中的事，“小雪”节已过了五六天，民谚虽有“小雪封地难封地”之说，然而若是碰到前一天晚上刮北风，翌日清晨在墙角的破缸里还是可以发现三寸厚的冰层的。万花早已凋谢，在料峭寒风中抖动着的，不过是几茎枯草而已。这样的时节，要找西瓜，岂不是近乎痴人说梦！

然而他抱着一线希望，更确切一点说，是抱着安慰病人的焦虑之情，还是到市场上来了，碰一碰运气吧！他打听了几个人，但得到的，差不多全是嗤笑，甚至有一个怀疑他是否精神失常。

就在他怏怏然踏上归途的时候，忽然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瘦汉，在他面前摆着干葱、红辣椒、大白菜、芹菜等的摊摊上，竟出现了一个西瓜！那确乎是一个真的西瓜：溜圆溜圆的，墨绿墨绿的，有一面微微发黄，另一面挂有片片白霜，尾巴处有一段青藤。

他的眼睛一亮，伸手抓住了它那短而绿的青藤，抓得紧紧的，仿佛害怕别人从他手中抢走一样。

病人是他的母亲，自从得了不治之症以后，这是第二次住医院了。遍身浮肿，心律紊乱，呼吸时时衰竭。医生告诉他：病人的生命只是旦夕之间的事了。

昨天晚上，从又一次昏厥中清醒过来以后，她拒绝一切饮

食，但微弱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两个字“西瓜”。这也许
是母亲对儿子的最后一次要求了。想起了养育之恩，他的眼睛湿润了……

“这西瓜……”

“五块钱！”瘦汉未等他说完，就不假思索地张口要价了。

“五块……太贵一点了。”他嗫嚅着。

瘦汉并不理他，脸上浮出了冷笑，那是得天独厚的骄傲。

“三块钱，怎么样？”

“少钱不卖！”

五块钱一个西瓜！这不是乘人之危吗？商人的心也太狠了，
只认得钱！他忿怒地扭头走了。

可是，走遍了集市的每一个角落，仍旧找不到第二个西瓜！
已经出来一个小时了，病人还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又走
回到菜摊跟前。

西瓜已被切开，只有半个还放在原来的位置，另半个不见了，
地上撮着一堆瓜皮瓜子儿。

“这半个，我要了。”他站住了，下了个决心。

瘦汉吐出最后一口瓜子儿，痛快地一挥手：“拿去吧！”

“多少钱？”

“五块钱，少钱不卖！”

“你！”

他气愤了，扭头就走。一种被戏弄的羞耻感使他红了脸。

可是，儿子的感情在折磨他，儿子的良心在责备他：母亲劳
累半生，弥留在即，斤斤于元角之间，而使慈母遗恨九泉，这正
是深重的罪孽！

他又姗姗地走了回来。

半个西瓜又被切开了，只剩四分之一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瘦

汉正在贪婪地嚼着最后的一口。

“这一小块，我要了！”

“五块钱，少钱不卖！”依旧是冷冷地笑着。

他先是一楞，随即长嘘一口气。

“给！”他张开痉挛的手，将揉皱的五元钱送到瘦汉面前。

“等一等！”背后一声吆喝，一个敏捷、干练的中年妇女急冲冲地走近菜摊，一把摀住瘦汉那接钱的手，“做买卖图的是将本求利，缺德的事咱干不得！”

霎时，瘦汉脸上那冷冷的笑消失了，就象寒霜见到了烈日；代之以无可名状的惊诧和惶恐。显然，那中年妇女是这小摊的权威主人。

老板娘问明情由，同时在这买瓜人的身上嗅到了一股浓烈的医院病房特有的“来苏儿”气味：“你是从医院来！”

“是的，”他低沉地答道，“西瓜，是买给我的母亲。”

老板娘象是被针扎了一下，脸色变得灰白，她狠狠地瞪了瘦汉一眼。

“她就要死了，吃一点西瓜，这是她最后的愿望。”他继续低沉地说。

“咳，造孽呢！”老板娘的声音颤抖了，赎罪般地很快地搬开面前的货盘，底下是一个圆形的筐篓，那里面还放着一个西瓜。同样是滚圆滚圆的，墨绿墨绿的，同样也有一片白霜和一段短而绿的青藤——她手忙脚乱地把西瓜捧起，就如同捧着一剂名贵的灵丹。

“这两个瓜，是我精心存下的……只收你五毛钱。——走吧，快给病人送去吧。”

“这……大婶，我谢谢你了！”他激动得眼里闪着泪光。

“走吧，快走吧！”老板娘摆着手，同时又狠狠地瞪了一眼

身旁呆若木鸡的瘦汉。

弗考轩主人自评云；

夫羊羔跪乳，孝子因兹维谷；乌鹊反哺，估客为之汗颜。时近深冬，恰教居奇者得法；病入膏肓，偏使牟利者赚钱。争奈老板娘出，振臂一呼，解大难堪；春蚓秋蛇，峰回路转。

披阅全篇，似以无所为之文，书无所为之事。然瘦汉乘人之危，持势要挟之骄横，买瓜人左右摇摆、患得患失之窘相，老板娘浮云小利、慷慨济人之大度跃然纸上。寥寥数笔，写尽三态矣！

19840527

药 香

大年三十，小村内外洋溢着装不下的腾腾热气。

时近中午，家家户户的庭院中，刀声、勺声渐歇，酒香、菜香扑鼻，人们准备吃年夜饭了。

就在这工夫，从小村的东头和西头，几乎是同时，来了两个卖鞭炮的。

“买炮，买炮！两角钱一把儿！”东边儿过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他一路吆喝着，在村中心一棵大柳树旁摆开了他的炮摊儿。嗨！他的炮门类真多：小炮、摔炮、“二踢脚”、起花、雷子、“钻天猴”……粗粗的炮筒上贴着刺眼的红绿纸。但是他没有挂鞭，偏偏没有那狂欢的连缀。

从西头进村的卖炮人也趔了过来。这是一个四十多岁很瘦的汉子，瘦到那种能活下来似乎是个奇迹的程度。他脸上生满了毛乍乍的落腮胡子，眼睛痴呆呆的，象是几天没睡足觉，然而顾盼之间却显露出冷峻、简淡、气度不凡，没有一丝丝市侩之气。他手里提着一个小巧的竹篮，里头只有三四挂名叫“千响”的小鞭。这炮个儿小，而且浑身素白，朴实得叫人看不上眼。瘦汉放下竹篮，也不大声叫卖，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买主。

胖子一见来了竞争者，兴奋起来，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嘴里喋喋不休地招徕着生意。很快地，他身边围起了一圈人墙。先是一群目光馋馋的孩子们，接着，准备吃年夜饭的大人们也纷纷停住脚步。胖子更兴奋了，他点燃一支麻秸，当众试炮。霎时间火花闪闪，纸片飞扬。他的炮销得很快，毛票、分币川流不息地塞进衣袋。

瘦汉面前却无人问津，一片冷落景象。偶尔过来一个，问问

价钱：

“喂，多少钱一挂？”瘦汉并不回答，冷冷地伸出三个手指。

“三毛？”

“省着吧！三块！”

天呀，三块！问价的人摇着头溜了边。

他站了半天，一个炮也没有卖出去。

胖子瞥一眼同行，心里忽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怜悯之意。他忍不住走了过去：“伙计，做买卖别太死心眼儿，看你，把买主都吓跑了。一块钱一挂，快甩出去，也好回家过大年，啊！”

瘦汉看他一眼，嘴张了一张，但终于什么也没说。他看不起那张油光光的胖脸，不，是看不起他卖的那炮。那也叫炮？简直糟蹋了这行道！瞧那炮筒，松塌塌地，卷得没劲；“二踢脚”净横崩，“钻天猴”飞不了一树高。还有那炮药，准是偷工减料，一股硫磺味扑鼻。“扑哧”、“扑哧”，响得一点儿不脆……他真想对买炮的大喝一声：别上当了，这炮不地道！但他终于没有喊出口——咳，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吃各的吧！

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小竹篮里自己那三四挂“千响”，嘿，真是花比草，米比糠，蜂蜜比米汤。那小炮，一个个就象胖胖的猪崽。这都是他下力气制的，卷得实，勒得紧，里头塞满了黑糊糊的炮药。这炮药是他一秋一冬从墙边扫来硝土，熬了，再炒入麻秸末、木炭粉精心制成的。小小炮筒里蓄含着一种力量。点一个，轻脆震耳，声如裂竹，药香沁鼻，美！人眼是称。他相信自己的手艺，这是几代的家传啊！

他感到欣慰，然而也不无气愤。

很快，胖子的炮卖完了。他慢慢地收着摊子，同时向这边这个倒霉的竞争者投过一缕得意的目光。

瘦汉感到了那目光，他的脸色陡变，痴呆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从一挂“千响”上拆下一颗小炮，戳放到树下的青石板上。然后划着火柴，小心翼翼地将炮捻点燃。导火索兹兹地响着，人们的目光集中过来。如电火一闪，“砰”然一声，人们的耳朵同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碎纸屑升上云端，又纷纷扬扬下落，化作一群飘飘摇摇的灰蝶。

身如束帛气如雷，能使妖魔胆尽摧！

“好炮！”

“正桩货！”人们的喝彩声此起彼落。

“三块钱，值！我来一挂！”

“这四挂，我全要了！”几双手同时伸了过来。

胖子赶忙凑了过来，讨好的低声关照道：“老兄，赶紧脱手。过了这村没那店，千万莫错过时机！”

瘦汉迅速在那油光可鉴的胖脸上扫了一眼，默不搭腔——那是无声的轻蔑。然后，朝人们一摆手，眯下眼睛：“你们也懂得炮？”男女老幼，鹄立四周，同时张大了嘴巴：这还用问么，谁能不懂？

一丝冷冷的笑浮上瘦汉的脸际，他执拗地摇一摇头：“不，你们不懂。这药，是我自家炒的；这炮，是我自家卷的。庄户人作生意，碰到外行的，不卖；碰到识货的，贱卖；遇到知音的，白送！”他不再理会众人的罗唆，宛如置身于一个茫无人烟的荒原，从从容容拽下一根老柳枝，慢条斯理地将小竹篮中的四挂鞭炮全挂在柳枝一头。他挑起那枯枝，稍稍一晃，就象赶车人摇晃那朝夕相伴的长鞭。然后，他将柳枝靠在树上，点燃一支香烟，深吸一口，“呼”地吐出一个很大的烟圈。就在烟圈飘飘升上高空的同时，他伸手一下子点燃了四挂鞭炮。

霎时，砰砰甸甸，噼里啪啦，大柳树下响成了雨打芭蕉。火